湖海文傳

湖海文傳卷四十二

青浦王　昶德甫輯

書

與賈雲臣論史記書　朱　筠

雲臣足下比日不見爲念前夕足下與馨成相過辨史記之名自遷始前古無之且以周本紀伯陽讀史記爲遷所妄加者雖一時之論筠頗不以爲然然足下方持論甚堅且力筠時亦未有實據以對恐不足以折足下之口而服其心故辭云徐考之及退而考之果非也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其所書爲史記尚矣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藝文志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史記之名不始于遷猶春秋不始于孔子也杜預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楚謂

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孔穎達云據周世法則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仲尼修魯史所記以爲春秋也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如三說者信可謂史記始于遷乎然足下必謂三子皆後于遷承遷說也孔安國尚書序云先君孔子約史記而修春秋班固贊遷傳亦云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然則春秋之先有史記可謂自遷始乎足下又必强謂安國與遷同時或附會遷說而爲之且如是是亦未得史記之書之可見而徵者汲冢周書史記詳穆王命左史戎夫取古之亡國華氏以下二十八君以爲戒俾戎夫朔望以聞其序曰穆王思保位惟艱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汲冢書雖後出晉太康中然劉向所錄及班固志並著周書七十一篇謂孔

子所論百篇之餘而司馬遷周本紀述武王克殷事正與之
合其可以得史記之名所自出矣然竊又有所考者不獨史
記之名不自遷始而遷書之名史記或反出於後世遷之自
序其父談之言曰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放
絕又曰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李奇注亦云遷
爲太史令後五年適當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曰放絕
曰紬曰述則知當時實有其書而非遷始作之明甚至其尽
畢所著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之名旣皆列于篇而又曰凡百
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
藝成一家之言未嘗自列之爲史記也班固作傳亦仍之云
遷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
宣布焉贊稱遷有良史之材其善序事理謂之實錄而藝文

志春秋家有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未嘗云史記百三十篇也至隋經籍志云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於是並列裴駰徐野氏鄒誕生三家所注撰始以遷書謂之史記然遷書自名太史書不名史記而後人特重其書以爲自黃帝以來訖於楚漢古史記之書皆賴是以存遂以史記之名當之相傳於世其後韓退之柳子厚出倡爲立言明道之文獨仍其書爲太史而不改故其言曰下逮莊騷太史所錄曰黎之太史以著其潔允其足以爲據而無疑者夫古者曰書曰春秋曰史記曰語曰志曰意曰紀不同大抵史家著流要皆各有承述指義隨所得以名其書非如後人輒喜新異更自標置曰吾著某書某名不惟其實而名之求比者其名以求其書之所言或實不足以稱之古人不若是也足下

當思吾輩讀書平心博覽以求古人之用意猶懼不得一時放然喜議論往往是非顛倒失實不足據或又從而執之此大不可斯辨所爭甚小然名實之際好古者所講求而鈎竊大懼足下不學之患將中於是所當與足下以為切戒鈎非好辨實退而反復考之知其如是故以聞幸財擇之并乞示鑒成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　錢大昕

足下謂秦楚之際月表當稱秦漢不當以楚踞漢先儼然承周秦之統其意誠善然蒙未敢以為然也史公著書上繼春秋予奪稱謂之間具有深意讀者可於言外得之即舉月表一篇尋其微指厥有三端一曰抑秦二曰尊漢三曰紀實何謂抑秦秦之無道史公所深惡也秦雖并天下附書於六國

表之後不以秦承周也及陳涉起事秦猶未亡也而即儕諸楚齊燕趙之列則猶六國視之也雖稱皇帝者再世與楚之稱霸王等耳表曰秦楚言秦之與楚匹也何謂尊漢史公以漢繼三代不以漢繼秦若繫漢於秦之下是尊秦而貶漢也十二諸侯年表不題周而周尊秦楚之際月表不題漢而漢尊秦楚皆亡國之餘以漢承之失立言之體矣陸賈楚漢春秋其命名不如史表之正也何謂紀實楚雖先亡覆秦之社稷者楚也漢高祖與親北面義帝漢王之國又項羽封之秦亡之後主天下命者非楚而何本紀既述其事而表又以秦楚之際目之言天下之大權在楚也此亦實之不可没者也自王子師詆子長爲謗史宋元明儒者嘗議尤多僕從未敢隨聲附和蓋讀古人書誠愛古人而欲尋其用意之所在不

當軸單詞以周內文致也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　　錢大昕

來教駁僕所論武安侯奉邑食鄃一條謂欒布所封俞乃別一地非淸河之鄃且言縣侯必盡食一縣反覆援引可謂博學而明辨矣然愚意猶有未釋然者攷呂后封俞侯呂它景帝封俞侯欒布班表皆不言封國所在至蘇林酈道元司馬貞輩始以淸河之鄃當之足下疑其別有一俞地固無不可至謂封國必盡食一縣不獨陳平一人則愚請以史漢正文證之樊噲初封舞陽侯其侯益食邑者再後乃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則樊噲初封未能盡食舞陽一縣也夏侯嬰初封汝陰侯其後益食邑者三乃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則滕公初封未能盡食汝陰一縣也灌嬰初食穎陰二千五百戶已

號潁陰侯其後乃定食潁陰五千戶則灌陰初封未能盡食潁陰一縣也蕭何封酇本八千戶後又益二千戶及其後裔紹封戶或二千四百或止二千或并不及二千而酇侯之名不改曹參封平陽本萬六百餘戶及其後裔紹封僅二千戶亦號平陽侯然則列侯但以封戶定其畺界而食之此外尚有餘地仍屬有司理可信矣更以後漢書證之伏湛封不其侯傳國至建安中始絕而靈帝時已封宋酆為不其鄉侯則不其一縣除伏侯食邑外尚有它鄉也以是推之欒布食邑僅千八百戶鄃縣戶口必不止此數其為武安食邑亦無足異矣漢縣本有大小之分其大小以戶口而定所謂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也陳平封五千戶與曲逆見戶數適相等故得盡食其縣其餘諸公封戶雖多而其縣見戶或浮於

封戶之數則不能盡食矣非平之食封勝於蕭曹也足下又
謂陳平盡食曲逆乃兼指亡匿戶口言之亦恐未然夫漢之
封國雖計戶口仍以疆域爲斷史公言漢初大侯不過萬家
小者不過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
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是則復業戶口在列侯封內者例
得兼食之不獨曲逆爲然史何必特書於本傳耶若陸賈之
說陳平云足下食三萬戶侯乃據秦時版籍言之平既全食
此縣故舉全盛之數以誇其富耳若云當時復業眞有此數
則十數年之間斷不能頓增五倍而休養百餘載至元光之
世乃轉耗其半尤無此理矣僕於讀史擇善而從非敢固執
已見但以史漢參攷封君之盡食一縣者自曲逆而外既不
多見而欒布之封鄃其說始於蘇林林去漢不遠或有所據

故復申其其義唯足下幸教之

與朱震江書　　　王元啟

昨得手示述史記世系圖所載云云知足下向有未允於僕之所論者非足下之不察由僕所見之不廣所論之太略故也輒敢復獻其愚唯高明裁擇焉史記一書成於馬遷之手其他爲後人所續附者須一一辨其由來縱有瑕瑜各無相揜如天漢以後事蹟褚少孫續錄者別之爲褚少孫三皇本紀司馬貞補撰者別之爲司馬貞諡法解張守節增入者別之爲張守節他若晉宋以來徐廣裴駰諸家訓解各有主名豈得槩目爲史記一語不讐即以疏略牴牾爲馬遷咎乎夫自少孫以下諸家皆自漢迄唐世所稱名人魁士其所著書皆卓然自立足與史記並垂不朽者然猶不容相假如此今

世俗所傳譜系諸圖足下知其爲何代之書抑出何人手筆而槩目爲史記乎三代世表史記第十三卷之文也以帝王世爲經其屬爲緯旁行斜上並效周譜此太史公親筆也顧謂觀乎此而知五帝三王同出於黃帝則可矣謂史記曾有是語則罔矣世表之例承統續緒爲君者毋論或繼或及總謂之一世以殷代論之從湯至紂二十九世此太史公筆也孰爲子孰爲弟則附書於世系之下使讀者得因是以攷其服屬之遠近亦史公筆也故以父子相承之次言之謂從湯至紂爲十七世亦可也今不言二十九亦不言十七直云十八世則是無稽之臆說矣大抵近人讀書專事鹵莽如四子五經未嘗精求其本義輒復妄自立說後生輩樂其便已但知有諸家講說益不復知有經義矣自盤之鐘自

燭之銜擿埴索塗誠可憫也足下慨然奮筆思欲悉正其誤而示之以精心研究之方顧已亦未免自蹈於誤此鄙人所爲願効攻錯之勞也即以四子書例之鄉黨一篇時解有擯介椇闑諸圖孟子許行章亦有九河淮漢諸圖遂以爲孔門弟子及子輿氏所著之書可乎况陽甲爲祖丁子而與南庚並列盤庚小辛小乙並陽甲之弟而與陽甲分爲四代武丁爲小乙之子武乙之曾祖也而以武乙爲祖庚祖甲之父又以武丁爲武乙之孫而與庚丁並列舛謬如此稍知讀史者皆能笑之似未足據以爲信也要之遷始以漢人紀漢事已不知高帝世系元儒金仁山謂其父太公而亡其名母劉媼而亡其姓況二千年前得於所傳聞者胡可盡信顧不盡見其書究觀其義而遽欲折其是非則又歐陽子所云不盡人

之辭而欲斷其獄之曲直也其能使之必服乎僕之云云非
敢爲遷史護短蓋欲爲大集磨玷耳他若以周公爲大姒第
六子乃因史公自序有太任十子之語索隱所註云爾其實
是太姒第四子見於管蔡世家一篇首尾序次甚明周公係
管叔之弟蔡叔之兄索隱因管蔡霍三人同惡而類序於前
故反屈周公於第六也前所示上公當服冕旒一紙後二條
極有關係偶爾遺失便中更乞示知

與錢辛楣論熊方後漢書年表書　盧文弨

讀大作熊方後漢書年表序校正精核指摘彌復切當源流
異同之故數言瞭然於後復丁寧於元文之未可輕改此不
欲沒著書者輯綜之勞而升處後人紛更之失致掩其前美
誠凡傳述舊人文字者皆當若是文弨向來持論亦然然於

此書反覆披對瑕釁甚多若遽流傳深恐疑誤學人有不得不與閣下商之者如前表於侯封之下間係以所在郡邑之名此自是當時文獻可徵確乎不謬今若欲彷斯例自當求之本傳如濟北惠王壽傳云分太山郡為國則當係以太山而熊氏則略云兗州又河間孝王開傳分樂成勃海涿郡為國則當並係三郡之名而熊氏則略云冀州夫州之為境也遼矣今不切指其所封之地而舉一州以相函蓋何所當乎且攷齊懷注中引據舊書亦自有明係所屬者如武邑侯耿植注云屬信都而熊氏略云安平不其侯伏湛注云屬琅邪而熊氏略云東萊蓋熊氏但知以續漢書郡國志為據而不知事實之有不符也其最不可通者如淮陽王名之下略云陳州則郡國志並無此州名閣下知其誤而省去州字若以

愚見撰之陳字亦不可留蓋淮陽之在前漢本爲國後漢章帝章和二年始改爲陳國今予之封在光武時以斯知其不可留也至於鄉亭之侯但當係其本縣其鄉亭之名固有與縣名同者不可混也范書中有明著其爲某縣之鄉侯者如抗徐之爲烏程東鄉侯楊茂之爲烏傷新陽鄉侯烏程烏傷皆會稽屬也二人所封皆其縣之鄉也今熊氏於異姓諸侯表一則但書東鄉侯抗徐不係以烏程而係以南陽蓋誤以爲南陽之東鄉縣也一則兼書烏傷新陽鄉侯楊茂下係以會稽又係以汝南是又誤以茂會爲兩縣之侯也夫既明曰鄉侯而可曰縣侯乎卽二人之體例亦自不畫一愚以爲不若幷州郡而盡去之亦未見其必不可已也蠡吾侯翼一段閣下校勘極細足以正熊氏之謬然猶以爲當仍其舊愚意

頗似有所未安蓋翼爲河間孝王開之子出後平原懷王勝建光元年貶爲都鄉侯遣還河間則此以後事仍當以翼係於河間之下本末方得具明所受蠡吾之封則父開請分國以與之者也於後其子爲桓帝追尊翼與開而不及勝以非所承也卽後桓帝封兄顧爲平原王但云奉翼後不云紹封熊氏之云紹封者妄也使桓帝以其父終爲勝後而以其兄紹封則桓帝獨非勝之孫乎而追尊顧何以不在此而在彼也夫倫類典禮所關匪細後人將于此援據焉而可輕徇乎至若始封之君當列於首其追尊者止當於注中附見不得以冠始封之上乃齊武王縯魯哀王仲皆非始封也建武二年封縯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以興嗣仲二王乃始封也熊氏一則書太原哀王章嗣夫嗣者嗣王也史不載先封縯

爲太原王何嗣之有於與則書曰紹封攷建武十五年方追諡縯爲齊武王仲爲魯哀王皆依其子之封也而熊氏之所謂嗣與紹者非其本意否造者乎又魯王興後徙封北海子孫迄於漢末不改若依前書之例雖有始封而以後之定名爲準則此當大書北海靖王興冠首庶乎得之異姓如壽張敬侯樊重非始封亦不當冠首以於實事不合故也更甚有謬者異姓諸侯表中有桃鄉侯稱當塗鄉侯亢熊氏既皆明注云以任城王安母弟封而又係其下云姓闕文夫任城王安者東平憲王蒼之孫也稱與亢亦憲王孫行也而乃不知其姓置之於異姓表中使後人舉而正之則吾輩亦當與熊氏分過矣又有安衆侯劉寵卽安衆侯劉崇之從弟襲封爲侯者又愼靖侯劉隆本傳明云南陽宗室而熊氏並置之異

姓其用意不可曉也盧芳於建武十六年封代王以其稱武帝曾孫則不能不載之於同姓但於注中明著其詐亦自不沒其實不宜徑削之也他如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皆光武時封見寒朗傳而熊氏並遺之若按章懷注所引及水經注唐宰相世系表亦尚有可補者至其世系相承位置殊舛如魯哀王之曾孫一行凡敬王睦之子如戚如穀皆綴於其叔父之下此類更不可枚舉若一切因循不但為無用之書反慮其足以惑亂觀聽質之鮑君其意亦欲仍舊而附駁正於其左如集解索隱注史記之例既完然為熊氏之書而又不以其誤誤後人洵兩得也但如同姓入異姓之類不識可改歸否閣下尚有以明教之

與鮑以文書

盧文弨

熊氏後漢書年表今已錄出清本可以授梓人矣所以遲至今日者實以此書紕繆極多若徒校訂一二傳寫之譌未便削稱善本仍然留後人指摘何氏前與錢宮詹書中已略道一二今書中凡改正增刪之處俱有校語繫於其下可無庸委悉俱述姑撮其大段言之侯表中功狀不明紀事失實或以更始時事入之建武或以主將之官加之偏裨置臨邑侯復於王威之上而其子騊駼之嗣侯反遺之（本傳並不言國除故文獻通考載騊駼嗣）錫光封鹽水侯而但稱列侯又沒其不從王莽之大節而泛稱曰降征羌侯來歙爲光武祖姑之子而以爲甥宣城侯孫羨襲其兄之封而以爲隨父鄧騭諸弟並未受封而書其子皆曰嗣袁逢嗣侯其諡曰宣文而誤以爲宣父與鄉亭名一例宣城漢壽皆書叛曹操所殺亦云誅百官表中何苗

本不與何進同意而乃以謀誅張讓并歸之虞詡代陳禪為司隷校尉而反謂禪實代詡袁敞代劉愷為司空而敞之拜反在愷未遷官之前又遺漏甚多今於正史所見年代可考者補之其年代疑似與見於劉昭章懷注中者亦於校語內附著之視元本為少詳贍矣范史紀傳互有參差所當擇而從之至如北海頃王某濟南孝王香東平懷王忠諸人之年熊氏實沿本傳之誤今俱加以訂正然而猶有不能盡易者焉如曾廟之所擬者但仍之而著其說則以此固熊氏之書也如欲別加撰造又似不必故未免依違於其間而前後致有未盡畫一之處然猶愈於襲訛沿謬云爾足下其覆審之

答明史館某論史事書　汪由敦

兩辱手翰如接面談發到書俱已領悉當轉送兩總裁覆閱

王本列傳聚數十輩之精華費數十年之心力後來何能追蹤萬一若存輕詆之見非愚則妄但就其中如韓林兒四人爲一傳張士誠四人爲一傳似尚以卷帙多寡而分非別有義例也去冬高安先生謂韓郭不應同傳退而思之太祖實嘗用龍鳳年號似不必爲諱且用龍鳳年號稱宋後亦何損於太祖得天下之正今議其不當用可也以爲不足存而刪之則事之非義者當概刪耶似非所以傳信也昨因重費商量謬擬羣雄混合之說亦因王本韓郭與徐陳同傳亦無不可與張方諸人同傳雖曰調停實仍舊貫今若以韓林兒與羣雄同列而子興獨爲一傳或與高安意允協蓋滁陽封王立廟原與林兒不同亦有義例非敢槩稜也統惟裁定當初開館時某不揣愚陋私有蠡說數條中謂明代文苑人物無

雜不倫潛溪一代宗工當爲弁冕而遵嚴震川三數公附其後斯足增重藝林既知所見之陋遂棄去不敢質諸宗匠及昨修傳時謬護文臣佐命李劉並列遂析四先生一傳復用舊說實自愚發之不敢諉過他人但愚意借以推崇文學而同事者因而嗤詆潛溪則迹同而意乃相悖矣楊憲奸險小人王本以佞倖列李善長傳後然人實不倫應否別附均候裁定劉宋傳當日擬纘稿呈削或係閱竟棄而傳後再酌合眾偏以成一是恃鴻鈞陶冶耳王稿覩名山藏明書諸本不啻還勝今若無所據依信筆增損則其行文紕謬頗少讀至終篇一無可議然但略改文法益足形其淺陋惟有考證事實或有脫漏互異及前後例亂之處補其不逮應爲王氏功臣非獨以仿樣葫蘆不足仰塞 詔旨而苟爲立異也但稗

信野史雜說稗談無足徵信而實錄編年繫日事蹟瞭然雖是非褒貶不足爲憑而一人之出處及所建之言所任之事首尾具在明白無疑故資實錄以改原文視臆斷較有把握亦非不知叩頭乞哀實錄原有此筆而一一嚴守舊趣也外間推崇王朮太過遂謂不可增損今即以行文而論江陵傳自是神宗朝第一大傳而王稿竟就史料首補傳刪節成文其中描寫熱鬧處皆弇州筆弇州逞才使氣抑揚軒輊之間往往過情平心觀之自見且私書不妨裝點而乃據爲信史即令弇州知之恐亦未免失笑神光以後此類甚多非敢攻擊前輩因尋推王朮耳食者多冀閣下主持斯可耳承手論之殷率爾冗布統惟鑒察

與邵二雲前輩書

法式善

尊齋侯聆教言承示一切比在館中勘校諸功臣傳稿併付到諸冊籍其中訛舛闕遺無所不有良由外省之陸續咨報到非其時中秘之前後纂修人非一手加以歲月之久疑誤相仍莫能指正伏惟閣下以網羅一代之才騰躍百家之筆職掌所存自宜及時釐定以爲傳史謹就管窺所及條列其事願先生亮察而審正之幸甚

一功臣傳有從逆之臣誤行載入者如貴州巡撫曹申吉叛降吳三桂詳見　實錄及平定三藩方略今功臣傳有曹申吉傳言其殉難而甘文焜傳仍言申吉從逆兩傳自相牴牾應改正

一功臣傳有殉難大員未經載入者如辰常道劉昇祚辰州知府王任杞左江道周永緒平樂知府尹明廷殉難年月及

贈官祭葬俱詳載　實錄紅本及一統志而功臣傳未載其
餘殉難之文武員弁見　實錄紅本而不立傳者甚多俱應
查增

一功臣傳有殉節於前明而誤入　國朝忠臣者如雲南殉
難之楊憲張景仲等俱死於土司沙定洲之難其時明唐王
桂王相繼稱號雲南未入版圖楊憲等為明殉節而功臣傳
誤以為順治二年三年事應一體刪去歸入勝朝殉節諸臣
錄

一功臣傳有年月舛誤者如廣西巡按御史王荃可殉節在
順治九年詳載　實錄及一統志而功臣傳誤作康熙間殉
難似此者甚多俱應改正

一功臣傳有姓名舛誤如江南撫標遊擊成國梃詳見

實錄紅本而功臣傳誤作廷梃其餘官爵贈䕃舛誤遺漏者
不可勝指俱應改正以上各條一時拉襍書之苟有所得即
錄呈採擇餘不宣

復王舍人書　楊述曾

頃接來書傳總裁所論分注紀年欲改綱目舊文稍變其例
總裁統領史局意所欲改纂修敢不恪遵而來札又云一字
去留事關千古史筆雖謹倘實有不可更定之處亦不必強
爲從事具見執事虛衷商搉之盛心敢不再爲詳陳以俟裁
奪考分注紀年雖於義例無關而全書體裂前後不可不一
今欲削去五季帝號廟謚其例當斷自周亡後之七國起蓋
七國之稱王猶五季之稱帝五季既削則秦不得稱莊襄王
當書秦君某楚不得稱考烈王當書楚君某他國皆然并於

凡例標明下書曰後南北朝五季倣此前後體例方爲畫一此一也唐漢短祚閏蜀偏隅誠無可紀但史例建號不論短長列國無分大小審如所云則項羽之亡也忽焉將不得稱之爲霸王春秋之滕薛小國可不稱之以侯伯歟此又一也南北朝之於五季政猶齊衛然以五季例南朝及北朝之齊周則可若以例魏則恐未安魏起代北遂有中原非同篡奪且孝文令主聲名文物後世所稱分注將不帝而謚之乎將來奏上或蒙詢問對答殊費周章是宜預爲籌畫此又一也宋太祖開基誼辟書法自當上媲唐高不得與五季並論但晉武隋文亦嘗一統或一傳而亂或再世而亡其禪代之初將稱帝乎抑或否乎此自當與唐宋同例其又何以服子桓黑獺後世若有胡致堂諸公必起而肆其訾議矣此又一也

再者修輯官書日月既有定期謄繕未宜數易今陳設本已進至二十卷翰林謄寫本已至四十卷若但改五季而於七國三國十六國南北朝仍然依舊則不成體例若因變例而奏聞將陳設本及已謄正本俱發下逐卷挖行補字恐於事勢亦多未便且或蒙

聖明詰問何不預先裁定而直至此時奏請或總裁引咎或纂修待罪亦不可不先爲之地此又一也要之輯覽一書非他書可比既奉

硃批又將頒發士大夫必家置一編藝文志必錄於書目名歸總裁纂修無與所以自始迄終周詳規畫者正期無負總裁非敢固執已見嘵嘵不已也故所執事轉覆總裁具述鄙意變例不如仍舊自朱子書出至今已六百餘年未有議及

分注紀年者又何必一朝改易徒致紛紜區區之忱不敢不白如總裁必欲改換書已八寄　行在可即挖行補字依奉更定不必再爲寄館徒費往還但期於報中寄知以便下卷遵照辦理至前奏仍依原文及書班例已具悉不更贅傳國寶一事現煩趙君廷闓恭閱下報寄覆矣

答談階平書　錢大昕

得足下書道及姚禮部駁僕漢書攷異中說秦三十六郡一條僕所據者班孟堅志本文以志解志非敢臆造禮部執史記分郡在始皇二十六年而略取南海諸郡乃在三十三年不當列於三十六郡之數似矣僕試即以史記質之則三十六郡之分本非一年中事如東郡則始皇五年置矣潁川則十七年置矣會稽則二十五年置矣豈皆在二十六年乎不

特此也巴蜀置於惠文南郡南陽隴西北地置於昭襄三川太原置於莊襄則幷非始皇時矣上郡魏所置雲中鴈門代郡趙所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燕所置漢中楚所置則幷非秦置矣而史皆繫之二十六年者以是歲爲兼幷天下之始封建變爲郡縣至是遂一成而不可易故特記之前所置之二十餘郡與後所增之三郡總以三十六該之而前後復隨文別見古人敘事參差不若後人之泥也且南海三郡不必定在三十三年攷南越尉佗列傳秦已幷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其云十三歲者據秦幷天下至二世元年數之也王翦傳亦先言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北越之君而後言二十六年盡平天下依此二文則二十六年分三十六郡正當有南海三郡矣均

是史公之書體例援本紀以證其說僕卽可援二傳以伸僕之說矣史公但云分三十六郡初未嘗實指某某郡班志則明言之矣其敘漢郡國以秦三十六郡幷高文景武昭所增正合百有三之數非猶有未備也司馬彪志郡國亦云漢承秦三十六郡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秦兼諸侯置三十六郡益漢魏以前未有別南海諸郡於三十六之外者別之自裴駰始唐人修晉書祖述裴說因有四十郡之目相沿到今僕謂不如班史之可信也馬班二史述漢初事郡名固有出於三十六郡之外者此則諸侯私置或二世增設要非始皇三十六郡之舊且亦隨置隨廢故班志略而不言以其不足言也非有所缺漏也裴駰之說不知所本恐是誤會始皇本紀之文若以前後文互證則是年實止置齊琅邪兩郡耳幷前後

通計之班志敘漢與太史公相矛盾哉僕非護前而憚改顧史漢正文具在難以裴氏單詞遂詆班志爲未備故稍申愚管以備折衷足下試復於禮部不識更有以啟僕之惑否

再與談階平書　錢大昕

僕前札中言及秦三十六郡鄙意但謂史公於始皇二十六年書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兼南海三郡在內合前後所置言之班志所云與史公本非牴牾耳又引王翦南越兩傳以證略定揚越時已置此三郡弟爲存疑之詞初非因此并疑三十三年不當有略取陸梁地之事也足下謂王翦南征百越之君即指會稽一郡然賈生過秦云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則百越與會稽究非一地王翦傳先言竟平荆地爲郡縣而後言南征百越之君可驗百越在會稽郡之外矣而

南越傳實有與越雜處十三歲之語足下雖善辨但以本不可曉置之愚謂此語非甚難曉也當秦初并天下時王翦南征百越已有三郡之名但因其君長仍自治之如後世羈縻之州其後使尉屠睢略取其地則其君長置官吏如內郡則在三十三年故本紀特書之傳與紀互見而兩不相妨徐野民未悟及此是以存疑到今僕又讀東越列傳云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與南越傳文略同而本紀不載置閩中郡其所以有載有不載者閩中雖有郡名仍以其君長治之秦未嘗別置守尉也南海三郡其初置蓋與閩中同厥後乃有任囂趙佗輩則等於內地郡縣矣此所以不書於二十六年以前而特書於三十三年也足下以為然乎否乎即使僕所引南越王翦兩傳果如足下說而秦之但有

三十六郡別無四十郡則兩漢書有明文不可據裴駰說以汩之更不必因裴說之未的而別求他郡以實之此僕之本意也惟足下詳察

復談孝廉書　　姚鼐

某頓首星衍先生足下前辱以辛楣先生說秦三十六郡事與僕二郡說與示以相較甚善比未及詳答今更攷尋知少詹亦未審也按秦始皇紀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在其二十六年迄三十三年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是已爲三十九郡至秦亡時或更有分合不知凡若干郡也子駿孟堅蓋已不能詳知始舉其初曰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下遂及漢興云云其說實有未備不可拘守也僕攷秦楚間郡名得四十餘漢地志郡國其有注云秦置者凡三十

六少詹所舉謂始皇所分三十六郡即是也而桂林三郡在其中其外史記紀秦昭襄王置黔中郡矣陳涉世家云比至陳陳守令皆不在則知有陳郡矣丁疾等圍東海守慶於郯則知有東海郡矣項羽紀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故立爲殷王王河內蓋秦有河內郡也田安下濟北數城留侯世家孺子見我濟北亦秦郡故曹參定濟北郡也至於鄣東陽膠東膠西博陽城陽衡山諸郡皆名見楚漢之交者此或秦置耶或楚漢置耶數未可知將以推始皇二十六年分三十六郡之數惟南海桂林象郡必不當數之少詹謂其餘四十餘郡不能定其孰爲後置者何郡也裴駰所舉三十六郡與少詹互有短長僕作二郡沿革攷時姑因六朝人說以鄣爲秦郡究之秦初郡必不可指數謂有鄣者未必非亦未必是也多

闕關疑庶得之耳尊著廿建考甚精當然猶覺文太繁減其大半乃善餘當相見論之不具

與姚姬傳書　　錢大昕

昨於新城陳公子碩士所讀大著廬江九江二郡沿革攷以今縣推見漢疆域所謂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者究惟以廬江爲衡山故名則猶有未慊於心者夫淮南之分爲三在文帝十有六年曰淮南曰廬江曰衡山皆秦九江郡地在戰國則皆楚地也秦之九江郡跨江南北楚漢之際以江南地析置豫章郡而黥布封淮南兼得之淮南厲王因布故封文帝封厲王諸子盡以故地還之故廬江國兼有豫章郡得與楚交通也景帝平吳楚徙廬江王賜於衡山而廬江豫章俱爲漢郡其衡山之爲王國如故也武帝元狩元年王賜以謀反誅

而國除爲衡山郡其三年以衡山地置六安國自後遂無衡山之名景十三王傳封膠東王寄少子慶爲六安王王故衡山地漢志叙衡山沿革於六安下不系於廬江下明乎衡山之與廬江無涉也廬江之爲郡在孝景初自後別無廢省之人伍被說淮南王安云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是衡山與廬江絕非一地今欲并而合之難矣黥布初封史稱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攷其時吳芮徙封長沙以其地益布而芮故都邾則當兼得江夏地膠王子勃封衡山亦當兼有邾軑蘄春諸縣至武帝建六安國分土始狹非復衡山之舊光武初因省六安入廬江若西京則衡山自衡山廬江自廬江未嘗合而爲一也讀史之病在乎不信正史而求之過深測之太密班孟堅志郡國沿革精矣閒有未備以紀傳攷之無不合也孟堅所不能言後儒闕

其疑可矣謂漢初之廬江在江南武帝時已罷昭宣之間改衡山爲廬江皆孟堅所未嘗言所據者僅廬江出陵陽一語然陵陽乃鄣郡之屬縣非淮南故地恐難執彼單辭以爲定案也先生當代宗師一言之出當爲後世徵信敢獻所疑幸明以示我

上王述菴先生書　錢坫

坫謹白漢陰一缺處深山之中又乏明師益友執經問業之處鎭日寂坐從中惟有漢書一本亦別無他書互斠自去夏至今惟專注十表業已寫定成冊尙俟進謁時附呈鈞定於向日之疑參訂間有一得如左馮翊陽陵縣爲孝景所立而高帝功臣表有陽陵侯傅寬司馬貞則云楚漢春秋作陰陵然後知爲九江之縣而陰字誤爲陽也又淸河侯王吸史記

作淸陽地理志淸陽屬淸河郡而無淸河縣表於汾陰侯周昌下亦云比淸陽侯然後知陽字誤爲河也弓高侯韓頹當孽孫嫣貴幸弟說以校尉擊匈奴封龍頟侯坐酎金失爵復以橫海將軍破東粵封按道侯一人也表則書龍頟爲名說按道爲名說攷紀傳並無名說之人是表之誤平帝紀元始二年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爲廣德王奉惠王後一人也中山靜王勝傳則云元始二年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爲廣德王奉靜王後廣川惠王越傳則云元始二年立戴王弟襄隄侯子瘉爲廣德王奉惠王後是同時有兩廣德王矣表又云元始二年廣德靜王揄以惠王曾孫戴王子紹封文則有揄瘉倫三字之不同次則有戴王子戴王弟襄隄侯子之互異又一奉靜王一奉惠王本紀不及中山表但列越侯倫揄字形相

近榆揄字聲相同是亦傳表之誤又終陵侯華毋害地無名終陵者史記作絳陽注水經直指為絳澮之陽攷表明云毋害曾孫為於陵大夫於字誤為終也漢世列侯得之封國者廢弃之後其子孫猶爵於其地如涅陽侯元孫之子爲涅陽不更高苑侯元孫之孫爲高苑大夫廣阿侯元孫爲廣阿簪褭南安侯曾孫爲南安簪褭皆是也是史記之誤於爲絳與誤爲終實等耳又富侯劉豨地無名富者注水經作盧云縣故蓋縣之盧上里攷地理志實作慮爲城陽縣表以豨所封屬東海志城陽有慮縣東海有昌慮縣不一地所分其命名之義猶北凡昌魁劇與劇魁之類是也若盧縣則屬泰山郡是謂蓋之盧上里不得以慮爲盧又酇侯蕭何地理志南陽沛二郡並著酇縣臣瓚據茂陵書以為何封在南陽酇攷何

與高祖同起豐沛所封應在沛郡因所作十八侯銘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酇以酇與何爲韻證之說文解字則南陽縣作酇沛郡縣作鄼何封在沛應作鄼也又南宮侯張買子生嗣孝武時有罪爲隸臣攷買以高后八年坐呂氏誅國除不應復有子嗣侯盎宣平侯張敖子偃爲魯王孝文元年改封南宮侯子歐歐子生以孝景中三年嗣位十四年有罪免計其時正在孝武之世因偃亦封南宮誤以偃孫爲買子也表以生爲偃之孫史記以生爲卽偃之子本無侯歐一世地理志載侯國二百四十一唯山陽郡郜成齊郡平廣北海郡饒琅邪郡祓麗二縣廣平國陽臺桂陽郡陰山諸縣難攷山陽之郜成乃邛成之誤也宣帝以封王奉光表以邛成屬泲陰說文解字邛泲陰地山陽泲陰地勢相及

又山陽本有郜邑在成武後漢改屬沛陰又易涉亂以此誤
也齊之平廣即菑川王子平節侯服也誤脫一字耳北海之
饒即膠東王子成康侯饒也故康侯以地節四年與柳泉侯
彊樂望侯光同日以膠東戴王子分封地並在北海是以饒
康侯名成誤作成康侯名饒耳表如臧鹵侯史記作蘭臧侯
鹵蘭以字形臧臧以字聲自相顛惑本非一誤也琅邪之祓
即城陽頃王子所封也表則云挾釐侯霸誤祓為挾麗則高
密頃王子所封也表則云麗茲侯賜故賜以建始二年與武
鄉侯慶同封並在琅邪郡地廣平之陽臺即平干王子懲所
封也表作陽城唯桂陽陰山侯國實無據證水經洣水過陰
山縣南注縣本陽山也縣東北猶有陽山故城即長沙孝王
子宗之邑也改曰陰山縣攷地里志陽山陰山並為侯國無

陽山改爲陰山之說表明云陽山侯宗是明有兩人應從鈇疑之例水經注每以王侯國邑引攷水地多所紛亂如云蘄水東逕建成縣故城北武帝封劉拾爲侯國王莽之多聚也攷地理志沛豫章二郡俱有建成縣沛郡之建成宣帝以封黃霸豫章之建成武帝以封劉拾實不同也王莽改多聚之建成爲豫章縣蘄水所逕之建成爲沛縣亦異注乃誤合爲一又乘邱侯劉將夜以泰山郡乘邱縣當之又云齊魏交戰之地攷史記作桑邱侯趙世家云肅侯廿三年與齊魏戰於桑邱括地志桑邱故城在易州遂成縣界將夜以中山王子分封不應遠在泰山作桑邱爲是又東安侯劉強表在東海乃云時容水逕東安城南漢封劉強爲侯國攷時容所逕之東安在城陽國與東海郡之東安自是二縣強封不在城陽

又槀侯陳錯云泗水逕高平縣故城西宣帝地節三年封魏相爲侯國高帝七年封陳錯爲侯國攻槀山陽之屬縣也地里志作槀恭曰高平臣瓚曰章帝更名高平槀之爲高平聲相近而改後漢書東平憲王傳亦作槀應以槀爲正魏相所封之縣在臨淮郡不與陳錯同又樂陵侯史高臨淮縣也而以爲平原之樂陵樂成侯許延壽南陽縣也而以爲東郡之樂平即清縣安昌侯張禹汝南縣也而以爲沙溝水所逕之安昌城在武德縣方陽侯孫寵龍亢鄉也而以爲洱水所逕之房陽城在酈縣北又司馬貞補史記亦多不實如陽都侯丁復城陽縣也海陽侯搖毋餘遼西縣也曲成侯蟲達東萊縣也湯武侯單究膠東縣也戚侯李必東海縣也而皆云漢志缺廣嚴侯召歐云晉書地道記廣縣在東莞而不知志在

齊郡臺侯戴野云臨淄有臺鄉縣而不知志在濟南成陽侯
奚意云縣屬汝南而不知屬汝南者爲陽成縣不名成陽成
陽實在濟陰平都侯劉到云縣在東海而不知屬東海者爲
都平不名平都平都實在上郡龍陽侯陳署史記只作龍注
水經云卽春秋齊侯圍龍之龍而云廬江龍舒縣平陸侯劉
禮陳留風俗記以爲在尉氏而云西河縣又東平東平陸縣
平州侯昭涉掉尾西河縣也地里志作平周路博德傳作平
州而據晉書地道記屬巴郡白石侯劉雄渠張守節以爲故
城在德州安德縣北三十里爲齊悼惠王子分封是也而云
金城縣若此之類旣不細攷其原又或妄舉其處反覆證引
誣莫甚焉至顏籀則本所不詳後人亦莫序其過漢書自韋
昭應劭蘇林如淳之徒注者不下數十家肯能攷證原流自

顏氏出而墻而空之班氏之學自顏氏而始壞夫讀經先求文字繼求詁訓文字詁訓正則制度始詳讀史先攷地里繼攷世次地里世次定則事迹乃實不此之講而空言無補矣坫既無穎悟之資又乏精勤之學嘗謂信心不如信目諸所攷證皆目所經定不因心所記憶質之巨儒當有所據改焉

復王德甫書

趙文哲

十四日戍刻接到手札屬考狼居胥山卽先檢史記漢書霍去病傳及司馬通鑑朱子綱目又綱目釋地等書並有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等語而各書皆無註解惟大淸一統志喀爾喀部載此山名其註亦引漢書又有燕然寘顏金微等諸古名山又載番語諸山有拖諾山註載聖祖曾駐蹕於此俱在喀爾喀部但諸番名之山或云卽古

某山而狠居胥無个名可指似今獨可爲狠居胥者似不無
可疑竊按水經於河水所歷其間爲衛霍與單于戰地若皐
蘭高闕諸地酈註瞭如而絕不及狠居胥等名似此山遠於
西而近於北故去病傳蒙出代右北平爲說也自應在今北
路軍營所指向之地又一統志言陰山横亘西北起寗夏賀
蘭山北爲喀卜特兒山又東北爲喀兒占布兒古圖山又東
北爲狠居胥山又東北爲翁金朔龍山當河套外正北今若
能將狠居胥迤外之山確考其某地則此山亦可定其方位
無如喀爾喀諸山一統志又參差互異一時不能考定只有一
賀蘭山似可據依因再考一統志輿圖賀蘭狠居胥相去不
遠拖諾在其北瀚海又在其北
聖祖既臨拖諾則當日經過狠居胥似可臆揣但曾將平定

朔漠方略草草繙閱似未見狠居胥之名不知方略記略中此山果何所本又約略輿圖及方略似聖祖之出狠居胥應在第二次北討之時而今記略說在第三次內益不敢定其爲今之某地某山矣顧氏方輿紀要最爲詳密而此書倉猝無從告假迫於發報草此先復祈即轉稟金壇師相自慚弇陋無以仰塞下問之意容借得書籍細加考核或更有以報命至現在通鑑輯覽狠居胥註(在今漠北喀爾喀地)蓋亦本一統志云爾弇以奉聞

再復王德甫書　趙文哲

昨者承詢狠居胥山迫於裁答了不得其要領後於新舊唐書方輿記要及一統志中反覆考索似略有影響然若指今之某山以實之則仍不能也敢復陳於左右與賜裁定按方

輿紀要狼居胥山列之山西省附考中云在漠北漢元封四年霍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歷度難侯之山濟弓盧之水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而還宋元嘉二年六年帝欲經略中原王元謨每獻籌策帝曰令人有封狼居胥山意謂此事也紀要所載如此則此山在今代州以外直北無疑其坐落之地惟唐之烏德犍山似之一名都尉犍山紀要與一統志並同按唐書薛延陀傳樹牙鬱督軍山直京師北六千里復率其部稍東保都尉犍山獨邏水之陰遠京師才三千里而贏東室韋西金山南突厥北瀚海古匈奴地也後回紇亦建牙於此其山南距漢高闕塞一千七百里夫高闕為衛青與匈奴戰地去此山倘千七百里若果即狼居胥山則宜去病當日功似多于青矣則距長安當三千餘里謂出代郡二千里者庶幾近之又山旁有獨邏

水亦名獨樂水疑卽弓盧之轉音一統志言崑毘河獨邏河東北流至衙帳東北五百里合流又唐書言保都尉鞬山獨邏水之陰夫衙帳近山獨邏北流至之則水在山南明矣合之唐書言水陰則山在水北又明矣又唐書言此山南爲突厥北爲瀚海則與漢書先言濟弓盧後言封狼居胥後言登臨瀚海似乎有合又唐置狼山都督府以統漠北高宗東封泰山狼山都督葛邏祿社利等並扈從此狼山或卽從漢之狼居胥得名若以漢書地里志右北平白狼當之則白狼山在今喀喇沁界喜峰口東北在唐業置饒樂都督府於此不應重取此爲名且與漠北亦遼矣此外亦更無以狼名山者況唐所置都護都督如瀚海金微陰山等名皆在今喀爾喀部中而烏德鞬山亦同部似可約略定之至烏德鞬山現在

何地一統志謂當與今之杭愛山相近似亦可信蓋唐書所言烏德犍西至金山金山即今之阿爾泰山烏德犍山北有仙娥河（唐有仙娥州在狼山都督府相近疑即此娥之轉）即色楞格河而阿爾泰山東北接杭愛山北至色楞格河約略求之其方位頗不相戾特自元以後以蒙古語改易山川名目漢唐舊稱無從考證此惟據道里方位約略計之穿鑿附會之譏知所不免惟望博雅君子為之證其謬悞為幸託素好故敢瑣及耐圃先生前似不甚上達也又昨與朱竹君編修談此渠疑狼居胥即唐之鬱督軍山蓋據唐書突厥傳高侃擒突厥詔處餘衆於鬱督軍山建狼山都督府以統之謂此狼山即因漢山得名也但鬱督軍山唐書言去長安六千里恐與漢書所言不合又朱札言山南有嗢昆水嗢昆即弓盧之轉語嗢昆今一統

志俱作嘔毘朱言嘔毘必別有所據匆匆未及再叩也又方輿紀要云鬱督軍山即烏德犍山朱蓋據此爲斷故其里數與漢書仍不背謬然唐書六千里又何也統祈高明政之

答袁簡齋書　錢大昕

得手教循環雒誦懽喜無量先生研精史學於古今官制異同之故燭照數計洞見纖結而猶虛懷若谷示以所疑俾駑牛僂得備扃扣之求其爲榮幸非所敢望謹就問目述其一二惟先生詳察夫檢校兼守判知之名皆起於唐但唐初所謂檢校者雖非正授卻辦本職事如檢校侍中檢校中書令檢校納言檢校左相之類皆列於宰相表與正授者無別而宇文士及檢校涼州都督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亦是實授其任蓋內外各官皆得有檢校若今署事矣中葉以後諸將

多以軍功得檢校官三公三師僕射尚書常侍車載斗量有名無實故唐書宰相表三公三師七十一人檢校之公師不與焉猶使相之不列於宰相也而自公師兩僕射六尚書兩散騎常侍太子賓客國子祭酒而外它官亦等有除檢校者宋史所列檢校官一十有九蓋削治唐末之制矣公師之班首太師次太尉次太傅次太保次司徒次司空王建由檢校太師遷司徒尋併以檢校太師守司徒又數年始除守太保然則檢校太師尚在真三公之下也若夫行守試三者則以官與職之高下而別長編載元豐四年詔自今除授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爲法高一品者爲行下一品者爲守二品以下爲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偶檢柳公權書符璘碑其題云輔國大將軍行左神策軍將軍輔國大將軍階正二

品左神策將軍官從三品此高一品爲行之證也其結銜云朝議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朝議大夫階正五品侍郎官正四品此下一品爲守之證也五代時李琪爲宰相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爲守遂爲同官所糾此試不如守之證也判與知之分則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所云品同爲知隔品爲判者得之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蓋用隔品爲判之例後來惟輔臣及宣僕射以上領州府事稱判其餘皆稱知不稱判矣判知之外又有云權發遣者則以其資輕而驟進故於結銜稍示區別程大昌云以知縣資序隔二等而作州者謂之權發遣以通判資序隔一等而作州者謂之權知是也宋制六曹尚書從二品而權尚書則正三品侍郎從三品而權侍郎從四品則權與知亦大有別矣元祐元年文彥博落致

仕加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潞公亦以守太師致仕今復召用故有落致仕之命同一落也落職則爲罷免落致仕則爲復用其云落者謂結銜內去此字也元豐三年彥博落兼侍中除守太尉者其時改官制以侍中中書令爲宰相職事官非退閑者所宜授故落侍中而進太尉以寵之亦非罷免之謂也富鄭呂公著之守司空與蔡京之司空皆眞三公也而京不云守則尤貴三師三公初拜有臨軒受冊儀宋時居此職者皆固辭而止若檢校官固無所謂冊拜也差遣之名惟宋時有之宋時百官除授有官有職有差遣如東坡以學士知定州知州事差遣也端明殿學士職也朝奉郎則官也差遣罷而官職尙存職落而官如故古之優禮臣工如此非有大罪斷無儕於編戶之理至明而待士之禮薄矣方密之謂古

宰相無印支俸皆借翰林院印此特謂明之大學士耳唐宋宰相皆有印故有分曰知印之法其文曰中書門下印元中書令左右丞相皆銀印若明之大學士本無宰相之名然亦未嘗無印明史內閣銀印直紐方一寸七分厚六分玉箸篆文其文曰文淵閣印但文移用翰林院印不用此印而方遂以爲無之耳　本朝大學士無印文移用內閣典籍廳印即明之翰林院典籍也明之閣臣皆出翰林故典籍即爲內閣之屬今改典籍隸內閣而翰林院別設典簿稍區而二之矣隋書百官志官一品每歲祿八百匹二百匹爲一秩雖未明言何匹總檢下文有云祿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錢則匹當是絹匹之匹非馬匹也齊集體大思精直追唐宋作者蒙委覆校讎就鄙見所及證據一二開具別紙畧竭芻勞

起居得雨稍涼當走謁不宣

再答袁簡齋書

錢大昕

蒙詢秦漢賜爵及唐同三品之稱謹按賜爵始於商鞅以旌首功漢時或以甸功或以入粟入錢得之而賜民爵一級或二級三級史不絕書大約公乘以下與齊民無異五大夫以上始得復其身民賜爵者至公乘而止爵過公乘得以與子若同產同產子有罪得贖貧者得賣與人宣帝求漢初功臣之後復其家史稱皆出庸保之中及攷之表則或云公乘簪裊或云公士上造大率皆有爵者雖擁高爵尚雜庸保爵之冗濫如此至五大夫以上則以賜中二千石至六百石之勤事者及列侯嗣子然攷之史漢自卜式桑羊而外書賜爵者寥寥非無爵也賜爵不足為榮史家略而不書也民爵不過

公乘而入衆之法行則有至大庶長者大庶長去關內侯一級耳然鬻爵而不鬻官有員爵無員此鼂錯所謂出於口而無窮者也先生謂普賜天下民爵自惠帝始既云普矣將人人有爵又賣與何人愚攷之紀多云賜民爵戶一級或不云戶者史家省文師古曰賜爵者一家之長得之也云戶惟賜一人子姓昆弟皆不得與固無嫌買用不售矣唐初以侍中中書令爲宰相此二官者皆三品也然它官亦有三品階故入相而官未至侍中中書令者必云同中書門下三品其資望稍輕者則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歷以後升侍中中書令爲二品自後入相者但云平章事無同三品之名矣當時除三公者固不乏人未嘗以三品爲限但三公不必知政事而居宰相者不皆三品以上官中葉以降雖有除侍中中

書令而不入政府者矣若謂官不得過三品屬志本無此文
也區區所聞惟先生決其發云

湖海文傳卷四十二

湖海文傳卷四十三

青浦王　昶德甫輯

書

答大興朱侍郎書　錢大昕

蒙閣下垂詢以國語伶州鳩言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此周人述周事必無差誤而它書或云歲在巳卯或云辛卯似不相應大昕嘗習劉子駿三統術於國語所云歲在鶉火日在析木之津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者推驗其時日次度無不脗合古法歲星與太歲常相應歲星自丑右行太歲自子左行歲移一次周則復始如歲星在星紀則太歲必在子歲星在鶉火則太歲必在未三統術上元起丙子歲依歲術步之則武王克商之年當值辛未孔穎達詩正義云文王受

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孔疏所言與國語歲在鶉火之文正相合矣自周受命以後至於秦漢皆有紀年可攷非若夏商以前之茫昧而後人譜紀年者皆以周克殷爲己卯歲相較差八年者蓋古術太歲與歲星皆有超辰之法歲星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則太歲亦超一辰積年逾久則超年亦漸多今人以漢高帝元年爲乙未武帝太初元年爲丁丑而班孟堅於漢元年引漢志曰太歲在午於太初元年引漢志曰歲名困敦孟堅所引者西京之注記則西京猶用超辰之法而東漢臺官已鮮知之故虞恭宗訢皆言太初元年歲在丁丑又言歲無由超辰然太歲不用超辰昉於東漢而相沿到今以今法溯古年則武王克商固宜在己卯矣然鄭康成注馮相氏十有二歲云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

以見然則今術太歲非此也今之太歲異於古之太歲鄭於周禮注中已明言之非大所臆說也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涒灘以今法推之秦始皇八年當爲壬戌而云涒灘相差兩年亦以太歲超辰故也超辰之法廢於東漢東漢距西漢尙在百四十四歲以內故差止一年其距秦始皇則已在百四十四歲以外故差至二年積至周初已閱千有餘歲故差至八年以今法言之則己卯歲本不誤而在古法則必爲辛未不得爲己卯若竹書辛卯皇甫謐乙酉之說則誕而不足信矣閣下謂歲星在午則太歲爲作噩此據淮南天文訓史記天官書之文然淮南言太陰史公言歲陰俱不言太歲太陰即歲陰也亦周行十二辰而常在太歲後二位古人制攝提格以下十二名本言太陰所在而後人移屬之太歲失其

舊矣何以言之淮南云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夫柳七星張者鶉火之次也六月日在鶉火歲星與日同出東方是月斗建未而太歲亦在未故鄭注馮相氏謂太歲者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而歲名則曰作噩此古人以太陰紀歲不以太歲紀歲之證也推之十二月雖然淮南雖未明言太歲所在而其上文云太陰在寅寅爲建子爲開非太歲則知太歲之非太陰又知太歲常在太陰之前二辰矣以淮南史公紀歲之例推之則謂周克商之歲歲名作噩固可要是太陰所在非太歲所在也漢太初元年史記以爲攝提格之歲此以太陰言之而班史謂歲名困敦則指太歲所在讀史漢者往往於此致疑其實祇可疑也東漢以後術家不用太陰但用太歲

又去其超辰之法于入算雖便捷而古書之難通者多矣部著史記攷異曾一及之而語焉不詳茲因閣下之詢爰述所聞以對惟幸裁察

與孫淵如書　　錢大昕

尊集中太陰攷一篇不信太陰與太歲爲二恭用張揖廣雅之說慁謂古人既以太陰紀歲天官書又謂之歲陰即以當太歲似無不可然漢志述太初改元事既云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又云太歲在子則當時實以太陰紀年而別有太歲昭然察矣乃自太初而後以太陰紀年者僅見於天官書甲子篇而劉歆三統術無推太陰法即翼奉封事亦似以太陰當太歲則自太初改憲而閼逢十名攝提格十二名移於太歲相承已久雖譙魏人安得不云爾乎足下謂淮南紀歲星

出月在史漢前兩月以爲淮南之誤按淮南太史公皆以太陰紀歲漢志則以太歲紀歲兩法不同漢志依太初術太歲在寅則歲星在營室東壁以正月晨出東方所謂歲在娵訾也太歲在卯則歲星在奎婁以二月晨出東方所謂歲在降婁也推之十二辰皆然此眞太歲所在也淮南史公所謂攝提格歲者太陰在寅太歲本在子也其歲歲星舍斗牽牛即星紀之次當以十一月出東方淮南之文本無誤而史公云正月者以天正言之其實與淮南無別也漢志與史公文同而實異依石氏則與史公不異但當云歲陰不當云太歲也淮南與史公文異而實同卯太陰太歲之有別則相說以解矣古法太歲左行於地歲星右行於天其相應與月建月將之相應同鄭康成注周禮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今按歲星舍

斗牽牛爲星紀丑宮十一月日躔星紀是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其月斗建在子吾是以知太歲之本在子也而淮南史公明云攝提格歲星吾是以知太陰太歲之必有別也淮南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在四鈎則歲星行二宿與天官書正合晉灼改太陰爲太歲遂有兩歲之差矣淮南斗杓爲小歲咸池爲大歲大與小對今本亦作太歲此轉寫之譌非別有太歲如世俗所云月太歲也漢稱歲在戊午名曰咸池者咸池右行四正子午卯酉皆咸池所在也足下所撰太歲歲星左右周天圖依天官書次之但可云太陰或云歲陰若指爲太歲則恐未合於古且與鄭康成亦相矛盾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不過約其大率其實歲行一次尚有餘分積至百四十四年而行百四十五次古人謂之超辰服虔謂有事

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此超辰之證也足下不信歲星有跳辰則左氏所紀歲在之文不幾前後不相應乎古法不獨歲星有超辰而太歲亦有之自後漢四分術行而太歲無超辰之法相沿到今然通儒如鄭康成者猶能言之故有今秝太歲非此之語即如淮南元年太一在丙子以今法推之當爲丁丑漢太初元起丙子後人亦命爲丁丑蓋其時距後漢百有餘年當超一辰故也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涒灘高氏謂秦始皇即位八年也以今法推之當爲壬戌而云涒灘者秦初距後漢二百餘年當超兩辰故差二年也又溯而上之武王克商歲在鶉火先儒以爲辛未歲見孔穎達疏而今人命爲己卯自周初至後漢千有餘年當超八辰其年數固無多寡也古人不以甲子紀歲亦以太歲有超辰無一定之稱故不

如歲星之垂象章章可稽耳後代棄超辰之法而歲星不與太歲相應則用歲星誠不如用太歲之簡易然而古書之難通者遂多則古法不可不講故願與好古君子詳其同異唯足下幸教之

答孫淵如觀察書　　錢大昕

得四月六日手教并示荅江處士書稿所云西法每事必與古聖相反誠切中歐邏巴之病至論中星斗柄之同異則僕非專門不敢措一詞僕近日好言輿地不言象緯以目眊夜不能見星知於此事無緣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始共和元年終敬王四十三年今刊本有庚申及甲子字足下斷以為史遷正文詆古人不以甲子紀元之說僕思之恐有未安古術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則共和元年必不直庚申東漢以

後術家不用超辰徐廣晉人以其和之初為庚申固無足怪但不可以誣史公耳太陰太歲之辨尊見既與鄙意不合僕今亦不復言各尊所聞聽後賢決其然否獨於此猶復饒舌者則以六國表周元王元年徐廣曰乙丑秦楚之際月表秦二世元年徐廣曰壬辰後兩表之干支皆徐所注則此表之干支必出於徐無疑也其最上列干支一格殆宋以後校刊者妄增後兩表亦無之攷徐注之例惟於每王元年紀干支此表第一格每十年輒書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甲子字顯係後人所為意在便於尋檢不特非史公本文并非徐廣也足下所言將以取信士林不當留此罅隙故復陳芻言以備采擇

與戴東原書

錢大昕

前遇足下於曉嵐所足下盛稱婺源江氏推步之學不在宣城下僕惟足下之言是信恨不即得其書讀之頃下榻味經先生邸始得盡觀所謂翼梅者其論歲實論定氣大率祖歐邏巴之說而引而伸之其意頗不滿於宣城而吾益以知宣城之識之高何也宣城能用西學江氏則爲西人所用而已及觀其冬至權度益啞然失笑夫歲實之古强而今弱也漢以前四分而有餘漢以後四分而不足而自乾象以至授時歲實大率由漸而減此皆當時實測非由臆斷故以古法下推則必後天由於歲實强也以今法上攷亦必後天由於歲實弱也楊光輔郭守敬輩知其然故爲百年加減一分之率以消息之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而以之攷古則所失者鮮是其術未始不善也西人之術止實測於今不復遠稽於古

然其所謂平歲實者亦復累有更易則固非以爲永遠可守之歲實也江氏乃擬爲本無消長之說極詆楊郭以傅會西人然史冊所書景長之日班班可攷難以一人手掩盡天下之目也於是爲定冬至加減之說以加之加之而仍後天也於是又爲本輪均輪半徑古大今小之說以加之加之而仍後天也詞遁而窮則直斷以爲史誤毋乃如公孫龍之言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乎天道至大非一時一人之術所能御日月五星之行皆有盈縮古人早知之矣各立密率以合天行郭太史之垜積新法之本輪均輪次輪皆巧算非真象也約加減之數而假象以爲立算之根合則用之小不合則增減之大不合則棄之本無輪也何有於徑本無徑也何有古大而今小且夫兩輪半徑之數之減也西人固疑其初測之未

合而改之非定以為古多今少之率也就如江說兩半徑古大而今小則仍是楊郭百年消長之法以言陷盾其何說之辭夫以兩春分攷歲實較之兩冬至為近然小餘二四二一八七五者回回之舊率而地谷所用也崇正時嘗改為二四二一八八六四矣今則又改為二四二三三四四二矣只此百年之中西士已不能守其舊率而江欲以地谷所用之數上攷千載以前謂必無消長也有是理乎本輪均輪本是假象今已置之不用而別擬橢圜之率橢圜亦假象也但使躔離交食推算與測驗相進則言大小輪可言橢圜亦可然立法至今未及百年而其根已不可用近推如此遠攷可知而江氏取其已棄之筌蹄為終古之權度其迂濶亦甚矣西士之術固有勝于中法者習其術可也習其術而為所愚弄不

可也有一定之丈尺而後可以度物有一定之衡石而後可以權物今江所持以衡晷者有一定乎無一定乎言平歲實則其數可多可少也言最卑行則其行忽遲忽疾也言輪徑差則借象而非眞象也以槃爲日而詆羲和以錐指地而嗤章亥持江氏之權度以適市必爲司市所撻矣向聞循齋總憲不喜江說疑其有意抑之今讀其書乃知循齋能承家學識見非江所及當今學通天人者莫如足下而獨推江無異辭豈少習於江而特爲之延譽耶抑更有說以解僕之惑耶請再質之足下

上錢竹汀少詹問七政諸輪書　　焦循

循頓首循所呈釋弧三卷蒙賜覽並作敘文揄揚太過不勝愧謝之至所敘正弧五十五圖細審乃循之誤當即於燈下

改正盡戴君用矢半較捷於用加減非梅君之說不可據也循家於揚郡之北鄉孤陋無師學拘執之見得大儒不棄進而教之尤所感而自慶耳循又為釋輪二篇明七政諸論所以用弧三角之理以有數處未能了然尚未脫稿敢以所疑就正有道梅君論次輪上之實體嘗向太陽推之五星誠有然者若太陰之次輪行倍離所云向日者其止謂為太陽所攝恆行離日之倍度非謂其體之向太陽耶且五星之歲輪與日天同大其歲輪繞日軌迹為伏見輪與本天同大今月之次輪視均輪尤小既行倍離則其軌迹不能成圈與本天同大意者五星與日有定距太陰次輪與星有不同者與又火星之歲輪半徑忽大忽小有本天高卑及太陽高卑之差星與太陽同在最高與同在最卑其相距甚異梅君火星本

法云火星兼論太陽之高卑要不能改其徑綫之大致今以求法考之以均輪所當之矢爲兩差之比例以相加則其徑綫隨本輪矢之高下爲高下有不能不改其大致者矣江慎修布衣言諸星歲輪應日之本輪火獨應日之體故有太陽高卑按高卑之差惟有不同心之與其輪則同心今推求火星次輪之法在最卑時其半徑爲最小稍離乎最卑之左右增損一分一秒則本輪之矢隨之而長即半徑之度隨之以增規此成圖必大于本圈而不同於不同心圈與伏見輪之狀或者火星之次輪本割入太陽天內高卑之差緣是以起然又無從得其貫通竊思地谷以來諸輪之設或左行或右行或倍行或三倍行或自遠或自近或自平遠或以本輪爲心大率皆以實測所得之數假爲法象以由求其合故不能

比而同之也循愚鈍多疑惑往往始見覺其易明再三思之荆棘頓起惟望大儒指其迷而示之以大道潔已以進聖人所內望明教之幸甚又賜教稱李君銳推步之學甚精循冬月回揚過吳時嘗請見之幸為道及鄙意循叩頭叩頭

復李尚之言天文推步書　焦循

循頓首尚之仁兄足下蔣山使者來浙得讀三月十五日札備悉所著書不勝敬服昨阮學使試杭屬優生有海寧陳君名鱣者論史學云天文度數有定似難而實易地理博采志乘似易而實難陳君蓋不知天文推步之術者推步之學自三統歷十三家至元郭守敬作授時術明大統依之徐氏輯新法律書西漢漸備于是地谷穆尼閣噶西尼之徒各逞其巧思積久而密後之學者或執中以闢西或用西而謗中或

援西於中或以中證西互持其理叢櫕不一兄願通二十四
史以言中通唐九執以來之術以言西各明其由疎而密之
漸此書若出可集推步之大成可令論史者知天文之難爲
眞難而非區區郡縣之沿革一檢錄即得者所可較其難易
也九章等術所以然之故前人頗言之而未能了然嘗以
推演之如其轉移變化惟在加減乘除自九章距測以及弧
三角矢較橢圜諸法皆不外四者之用鄙意欲通爲一編以
四者爲之經而運會其所以用之故庶可馭繁于簡言歸于
要前冬擬爲之以遠出至今中輟正思續完此書或可與兄
之願相爲表裏否恭循于是學識淺而多滯機惟思以今時
所用者于其深奧宦賾之處顯之令明淺易了俾家塾子弟
可由是入門則凡交食留退之故皆知其所當然不致日居

天之中而仰而望之如也自己酉以來方讀梅氏少廣拾遺即爲乘方釋例五卷因學橢圜即爲釋橢因學弧三角即爲釋弧因學交食及五星諸輪法即爲釋輪釋交其雜述類聚之文又二三十篇皆就已之所已明者言之爾兄顧于數千年中西疏密之原彙而貫之此實從來未有之書亦宇宙內斷不可無之書循所樂之而力不能爲者以兄之學力赴兄之所願必成無疑惟是不朽之業鬼物所忌富貴利祿疾病困乏或順或逆皆所以阻撓乎我以爲之魔敢爲兄戒之身外之事聽其自來即學問中六書音均訓故典章之要亦乞待之于書成之後專于所願務期其成將見勿庵梅氏開其始吾兄統其成與三公不易之榮矣愛之切服之深而立言遂至於無狀望諒而誨正之是幸

答孫符如同年書　　凌廷堪

都門一別歲實六周時於維君處詢悉道履綏康爲慰昨子畏令弟見示手書發函伸紙如聆言笑并稔著述日富欣抃奚似廷堪自問百無一長乞此冷官以爲養親之計離羣索處同志者稀向所沾溉於友朋者遺忘幾半方深不殖之虞乃荷奬藉勤勤過相推許殊增顏汗也年來從事算學本欲借此以消晷漏何敢遽望有成不謂道路之口遂聞左右且懼且慚夫西人之學最難者爲弧三角而難中尤難者爲斜弧三角梅氏之書欲天下後世共明其理故往往論多於法而法取其備又往往各書中參差互見不嫌於複如斜弧兩邊夾一角求對角之邊也弧三角舉要中既有垂弧法又有垂弧捷法環中黍尺中又有先數後數法初數次數法加減

法用數乙數法加減捷法加減又法而三邊求角環中黍尺亦具此數法其實便於用者祗加減捷法而已今休甯戴氏於加減捷法內改用兩矢之較不用餘弦則尤捷而便也又如有相對之邊角而求角無對角之邊求邊無對邊之角舉要中垂弧法則分為二一先有一角二邊而角與邊對一先有一邊二角而邊與角對算殊繁重發源江氏則併為一法先用邊角比例法求得一邊或一角再用舉要中正弧三角黃赤二切綫法求得兩分邊合之則得餘一角較原法省作垂弧而復簡易又兩角夾一邊舉要中亦有垂弧法更繁重江氏則以角易為邊邊易為角用加減捷法一求而得此蓋於次形中悟得之者然則梅氏之書詳則詳矣而初學不無苦於望洋也今約而言之不論角之鈍銳邊之大小而斜弧

三角六類可盡一曰兩邊夾一角則用戴氏法一曰兩角夾一邊則用邊角相易法一曰邊角相對有對所求之邊角則用邊角比例法一曰邊角相對無對所求之邊角則用江氏法一曰三邊求角亦用戴氏法一曰三角求邊亦用邊角相易法內兩角夾一邊邊角相易即兩邊夾一角法三角求邊邊角相易即三邊求角法而兩邊夾一角又即三邊求角之反其率者四類皆同用戴氏之加減捷法所謂六類者只三法而已會通之後因較若列眉也至其三率比例精密巧妙誠非刑臺弧矢割圜所可及者妄欲撮其旨要勒爲一書名曰弧三角指南俾初學易得門徑然後再取梅氏之書讀之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義因有事禮經尚未遑屬草也竊謂近者學術昌明士咸以通經復古爲事未有遺議而一二

空疏者流闇道已遲迴向學無及遂乃反脣集矢謂工文章者不在讀書瀹性靈者無須考證此與臥翳桑而侈言屏膏粱下蠶室而倡論遠女色者何異不知容有拙於藻繢之儒林必無昧於古今之文苑也來教所云某君其弊似亦類此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者也書不盡言廷堪再拜

與焦理堂論宮室書　　江聲

聲謹啟理堂先生足下竊惟三代制度經秦火之後蕩然無存漢興以來羣經漸出亡佚頗多以今日而考古之宮室蓋綦難哉大著群經宮室圖徵引浩博考核詳明善矣以聲之愚蒙豈能窺其厓涘而意見有不合不得不為之辨非好辨也蓋大著昭垂於後後人必奉為圭臬猶今人圭臬經傳一也如或不審無乃貽誤安能默默已乎爾雅曰兩階閒謂之

鄉朝無屋何有階兩階閒是路寢庭矣是燕朝矣鄉者君視燕朝所立之位也下云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是羣臣之位也路寢有屋故中庭字从广朝無屋故朝廷字不从广說文云廷朝中也庭宮中也二字固不同也尙書盤庚恐至于庭褻在王庭隸古定本是廷字唐天寶中衛包皆改作庭蓋唐人已不知朝中無屋矣下云門屛之閒謂之宁門謂路門也屛則雉門內之屛也路門外至雉門內之屛爲宁是正朝矣案家有異宗之愼修先生言門屛之閒謂之宁專就諸侯內屛而言若天子屛在應門外則當路應兩門閒爲宁矣此說的確不刊者也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閒爲宁正門內是也兩塾閒非也蓋朝方百步塾安得有百步之深朝豈僅如應門二徹參箇之廣乎故曰非也其曰正門內者于天子爲應門于

諸侯為雉門此則是也宁在是則屏亦在是如以屏移于路門內謂屏外路門內為門屏之間則為地幾何而足容卿大夫士之班位乎且三門三朝門各一朝安得路門內有二朝乎其不然明矣論語過位包氏云過君之空位蓋君日出而視朝既而退適路寢則位空矣包氏不誤也下云復其位復當作復行故道也故孔氏云來時所過之位亦不誤也自有朱子遂走就位也一言人遂認其位為臣位是朱子誤之一誤也朱子解過位為君之虛位原不誤乃堅執其位為臣位因孔氏注而并過位亦以為臣位若是臣位孔子何為色勃如足躩如踧踖如乎嘗治朝無君位乎是二誤矣且此是治朝與燕朝無涉乃謂此位即燕朝中庭左右之位是三誤矣又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根與闑之間士介拂根鄭

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雁行于後示不相沿也案兩君相見入門必主賓偕入賓有介主必有擯經不言擯者可知故省也鄭云上介夾闑賓與上擯夾之不言上擯者亦如經文以可知故省也衆介雁行於後是從君於闑西入也賈公彥以下文云賓入不中門與大夫中棖與闑之間牴牾遂擬為二闑之說云主君與賓並入主君於東闑之內賓於西闑之內並行而入上介於西闑之外上擯於東闑之外皆拂闑次擯次介皆大夫中棖與闑之間末介末擯皆士各自拂棖如其說則擯介皆不在君後矣據鄭云雁行於後鄭君不謂有二闑也賈氏臆說非也王藻正義引崔氏皇氏並云君必中門者謂當棖闑之中主君在闑東賓在闑西主君上擯在君之後稍近東而拂闑大夫

擯介各當君後在棖闑之中央此說是也葢從君與親自爲
賓不同從君而入其事在君從者排列於後有左有右自必
有中排所嫌也臣自爲賓雖亦有介或皆拂闑循貫而入或
賓拂闑衆介拂棖禮無明文不敢臆度惟知不當棖闑之中
爾又士冠禮說洗直於東榮鄭注云榮屋翼也周制卿大夫
爲夏屋鄉禮說洗篚於阼階東南當東霤鄭注云當東霤者
人君爲殿屋也鄭言夏屋者夏大也猶言大屋兩非謂夏時
之屋也夏屋兩下之屋南北有霤東西則無故言東榮殿屋
則四面皆有霤故言東霤葢霤出於榮外非即榮也榮止有
二霤則或二或四即四霤之屋亦止二榮也斯干詩云如鳥
斯革毛公云革翼也是所謂榮矣下別言如翬斯飛是則霤
之四角翹起者也則霤與榮有別矣鄭注不誤也喪大記升

自東榮必在東榮直南之檐降自西北榮必自西榮直北之檐蓋升降於屋必從檐之垂下處爲便榮是屋脊之兩頭起者勢不便於升降即四霤之屋亦必從東南角之少西西北角之少東屋檐垂下處乃可升降其四角飛起之處勢亦不便也鄭注云天子諸侯言東霤則君與夫人二語不爲虛設不得以此駁鄭君也凡此諸條惟先生詳之若夫城涂壇學之等可稱精細無遺議矣明堂之制拙刻倘書中有圖有說先生曾見之否如有謬誤幸賜訓示

復江艮庭處士書　焦循

循謹復艮庭先生閣下循所爲羣經宮室圖一書乃庚戌年授徒深港時所作既而病嘔血醫者以爲中死法同學及門人輩以此付刻原稿于正書中偶雜古體當時未及改正至

今頗悔之顏黃門陸補之所言皆通論也昨接合札指摘是書但俗之字循承教感謝之極其大俗如尊所斥者當檢出改之爾又來札稱鄙作徵引浩博考核詳明城涂壇學之等可稱精細排遺議循欣悅排地叩頭叩頭又蒙于書中言位宁門臬榮霤之三條細加訂正不吝教誨夫人新著一書閱者翻一二頁即置去非覆醬瓿即飽蠹腹先生不以循為淺陋而意終覽示以可否誠今之古人不勝敬服循承教命更詳之因復取經文傳注及先生之言合諸于心三閱晝夜終難釋然不敢不復諸長者循易鄭君榮霤之說者所以明四霤非四阿引喪大記者明諸侯有榮引斯干詩者明天子有榮蓋榮與霤天子諸侯皆有惟四阿天子有之諸侯則無鄙意篇中甚明著然此條易鄭義不敢向先生多辨也朝中為

廷宮中爲庭二字自別說文又云廇中庭也宋廇爾雅爲梁棟之名則此庭指屋內言儀禮射聘喪祭等禮皆言中庭皆指階下無屋處言則中庭爲中廷之通借如盤庚之廷作庭也凡朝中俱謂之庭則不獨燕朝有中廷即不獨燕朝之中廷左右謂之位都宮贊爾疋正義云凡治朝外朝羣臣告以廷之左右爲位若宁爲門屏之間與朝亦別當宁者負宁而立猶當依依在後也君背宁立於門外臣向宁立於廷之左右非謂門屏之閒爲治朝也入君宁立處爲宁方百步爲朝混之爲一似非古訓諸侯內屏屏在路門內則自屏至應門中隔一路門闢門屏之門舍路門遠取應門遂以爾疋此謂專屬諸侯于天子不得不改爲應門路門之間爲宁此說似亦近証論語過位包與孔兩家自異不可強合曲禮下卿位鄭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卿朝于治朝是治朝有臣位正義引鄉黨過位鄭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

言入門右北面則是卿大夫之位言君揖則在治朝然則過
位之位鄭君正指治朝臣位言其鄭君亦有誤乎君方下車
而過孔子之色勃足躩可無疑也一臬二臬判自孔賈所以
斷其爲二臬者正以鄭君玉藻注與賈氏合也玉藻云君入
門介拂臬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注云君入必中門
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雁行于後夾闑緊承君言雁行緊承
上介言則夾者與君夾後者後于上介無疑鄭又申明雁行
之義云示不相沿也蓋介大夫士亦隨介拂闑則嫌于相沿
故一中棖闑之間一拂棖如雁行之斜行聘禮注引玉藻而
釋之云門中門之正也以門中代中門知爲門之中非棖闑
之中也又云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正以兩闑之中惟君獨
行賓不敢並君一闑分行兩畔不可爲並矣然此猶不足以

定鄭君兩闑之旨惟下文云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此語即發明不相沿之義謂上介尊于大夫大夫尊于士上介旣拂闑大夫不敢沿之亦拂闑以踰其迹故中根闑之閒以爲敬若經文之中門即根闑之閒則賓不中門大夫反中門斷無是理說見本書若謂獨行不可中門隨行可中門則大夫不敢踰上介之迹而轉敢踰君之迹恐非鄭君之義也循易鄭義處先生辨之循不敢多辨惟以先生遵鄭之故輒至違鄭是則急急欲與先生共議之者矣循學無師傳竊謂西京拘守之法至鄭君而貫通其經注炳如日星不難於阿附而難於精核果有以補其所不足則經賴以明不則其書自在非易者所能廢詩箋多易毛傳禮注屢更先鄭鄭君說經之法正如是也先生以忠信待循循不敢自匿所知

以負盛意立言𥝩狀伏乞諒之更賜以教誨幸甚幸甚

答張太守論譜學源流書　王元啟

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氏族之傳不亂而又有宗法以維之雖數十世之後子孫皆能知其所自始迨周之季國亡族散人自為生涣然靡所統紀漢司馬子長搜集古書遺文僅見五帝系諜尙書集世紀黃帝以來為三代世表其後如官譜氏族篇稍稍間出魏晉而降有九品中正之法以門第官人雖卑姓雜譜皆藏於有司自是譜諜特盛迄於李唐猶相崇重五季之亂蕩然無復存矣後世為譜學者悉宗宋歐陽氏蘇氏二家之書有序有譜有圖有錄有例具載集中最為詳備自後元明以來諸家文集往往有族譜序論之作而譜與圖或闕元啟所見者王荊公為許氏世譜元戴帥初為其

先世居葬記明歸熙甫爲夏氏世譜及自爲歸氏之譜與
國朝黃黎洲黃氏家錄續錄吾鄉海昌陳氏族譜諸書於世
系分合及其前代遷徙源流敘諸家序論之作爲特備今採
其語可論者著於篇俾覽者有自擇焉

漢太史公三代世表桓譚云史公爲世表旁行斜上並倣周
譜按周譜不可見史公世表載史記第十三卷中又有將相
名臣年表新唐書倣之別創宰相世系表略可見唐世諸大
家世系源流其他私家之譜唐以前無考

宋歐陽氏之譜先序本始所出爲某帝王之後次及別姓受
氏之祖其後遷徙源流及歷代顯者若干人次及本支始遷
之祖次及祖宗之名諱近而可考者以及於己身兄弟之諱
而後爲圖以表之則用史表之法以世次爲經而緯之以兄

弟嫡庶長幼之倫至已身而止復為之錄先世行事之實及官爵壽年葬處每一世各系數語其排可考者則云事迹闕卒乃復為譜例以發之以為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至五世元孫而別自為世（謂譜圖橫列者隨其兄弟之多少紀之不能預為限斷其直列者則定為五世五世既盡則又別起一行）則以遠近親疏為別疏遠者略親近者詳凡諸房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諜互見親疏有倫並令以公所著譜圖冠其首蘇氏之譜先序作譜大意次為之圖（圖載六世自其高祖以下至其兄弟之子而止）次為之錄錄分上下二篇上篇序本始所出及別姓受氏而後遷徙源流以及近代名諱之可考者大意與歐陽氏譜序同下篇則又詳記其高祖而下歷代行事之實至其父而止大意與歐陽氏圖後所錄者同但歐陽氏人系數語雖其先

世考支亦爲詳錄其文散而不屬蘇氏止錄本支四世故統貫而成一篇之文此爲小異歐陽氏譜後有例蘇氏則著其意於譜錄上篇之末令族人各自爲譜而各詳其宗而合之以吾譜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此即歐陽公譜例之意蘇氏別有譜例一篇載之卷首考其文義乃自序此譜篇帙次第蓋猶今之序文爾與歐陽氏譜例不同蘇氏於譜之後又爲大宗譜法一篇其法冠以別子由別子而下各分嫡庶二子依次序列至於百世而無窮此則雖未及爲而存之篇末以俟後世君子有採焉

以上二家之譜小異而大同自二公所及知者列爲譜圖其餘疏遠者不紀而令各房子孫自爲紀錄合之而其譜乃全所謂小宗之法也

王荊公爲許氏世譜䋲圖系但歷序前世自古先帝王以及分封受氏而後顯者若干人下至近代之可知者特詳焉與歐陽氏譜序蘇氏譜錄略同但二家之譜於同姓之別爲一望者略及之而已荊公於許氏則雖其望於他郡而爲史傳所紀者悉採入焉至於本支則必考求其可據者錄之故雖兼列他望不相混也明代歸熙甫爲夏氏世譜及 國朝黃黎洲家錄續錄皆如此但兼列他望以著族姓人才之盛至於世系昭穆未嘗爲攀援附合之詞也

元戴帥初（名表元世號剡源先生）爲其先世記數篇莫詳於小方門戴氏居葬記記自八代祖而下小方門則其六代祖定居之地四傳至其祖別居坊郭又一傳至其父別居剡源而小方門之別又有仇村花園西宅洗馬橋諸派帥初所記於其本支

之名諱死生行事爲獨詳旁支則但記其兄弟而不及兄弟之子其有以明經入學決科登名者則雖遠亦載焉蓋恐後裔轉徙方張莫知本始故盡所睹聞記諸簡册以遺子孫并令别居諸族通得知之至於睹聞所不及者則如晉漢以來歷代顯人但用一二語略述其槩而已蓋欲詳於此勢不得不略於彼文之體裁宜然非有意略其先世也歐序蘇錄於近代祖先專敘本支餘則列之於圖故有餘力以序前此歷代之顯人戴氏獨詳於近代兼及旁支遷徙之由其文已槩故前代止用槩括語、

明歸熙甫爲歸氏世譜二篇上篇自分封受氏以來敘至高祖之曾祖及洪武初而止下篇則詳近代之可知者大意與蘇氏族譜後錄上下二篇相近但歸氏所出者微莫知其得姓所始於古帝王功臣何祖但就封國得姓以後言之而其

族又難故附著者惟元時居汴梁官學士者一人其在吳中
者但云或居某地或居某地而不著其人蓋其人多無可書
也其譜不載圖系蓋其家譜有之文集不載耳
熙甫為夏太常家作世譜太常名昶父亮始孩隨其母適海
虞朱氏因冒其姓後夏氏之老姑自滇南來尋訪其家獲亮
告以其故始知先世居崐山及其曾祖以來名諱循是而上
蓋已不可考矣故熙甫為世譜序其得姓以來歷代名人見
於史冊者畢錄焉至明初為元帥總管者若干人及夏原吉
湘陰人輔佐五朝與太常並時而別派者亦載焉以見禹之
後世遺澤之遠然後入吳郡夏氏云云備序太常兄弟子孫
官爵行事其序及太常之孫而止其後支庶並詳於圖譜
國朝黃黎洲黃氏家錄不為統紀雜記其先世行事之可考

者并旁及他處黃氏之賢者如石齋黃道周漳郡人與其父御史公尊素並時亦載於錄但必明述其里居與高陽許氏譜所載昌邑會稽汝南派吳郡夏氏譜所載洛陽夏翊湘陰夏原吉諸賢體例略同益自廬陵歐陽氏爲譜其本出於渤海而必兼載千乘之族眉山蘇氏其本出於益州刺史味道而必兼載趙郡扶風河南河內之蘇自後爲譜者必宗之往往兼及他郡之賢以自侈其族姓之盛但兩家之譜及兼及者猶有支派可考王荆公爲許氏譜則雖無可考者亦附列之荆公所附列者猶在本支數百年以前至熙甫爲夏氏譜梨洲爲黃氏錄則雖其並時而異派者亦列之此其異也海昌陳氏之譜其所列之圖大槩如蘇氏所爲大宗譜法自其始居海昌者爲祖禮所謂別子爲祖是也由別子而下至

若干世凡屬別子之子孫雖其支庶亦抵不列但蘇氏法每
一世載其生子若干人適子為宗庶子則低一字書之如第
一世別子生子甲乙二人至第二世甲乙二人又生子丙丁
戊己四人第三世丙丁戊己又生子庚辛壬癸子丑寅卯八
人每一世自為一列故能多而不亂今陳氏譜則仍用歐蘇
小宗譜圖之例經者為父子緯者為兄弟至其分支繁衍如
兄弟四人而各有後者不能備列則又別起為圖以盡其變
其別起為圖者甚不但一二而已此亦如史公三代世表初
則以祖宗為經子孫為緯至帝泄以下有經無緯至周成王
以後則又以世為經國為緯蓋其所列世系繁多不能不屢
變其例亦其勢然也余所見吾宗著姓及他郡邑顯者之家
其為譜大槩如此但海昌之譜序文之後便列譜圖並抵世

譜之文亦不兼列他望

又嘗見甌山楊氏之譜先爲譜錄自始遷之祖以來列序其先世之可知者名諱履歷凡若干人後乃爲圖則自甌山先生爲始以至於今二十餘世圖後則又爲錄以記其先世妃姓葬地凡若干條亦無世譜之文不兼及他望

右所序列各家譜例雖孤陋之胸寡所見闇然大要亦不能外是今爲綜而論之爲譜而各詳其宗夫惟族人不知爲譜故仁人孝子慨然思爲譜以合之而仍令其族自爲紀則其族不仍歸於散乎震川之論曰無小宗是有枝葉而無幹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是有幹而無根也又云爲譜者載其族之世次名諱而已其所不可知者無如之何其可知者無不載也今旣舉族所謀之爲之譜以合之大體自當畢載無間於

親疏遠近卽不能用蘇氏大宗之法始從龜山楊氏及今海陽陳氏之例可也所謂譜圖之法則歐陽氏斷自可見之世爲始此論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惟是得姓受氏之原爲子孫者亦烏可以不知他若前代名人載諸史冊足爲後人觀法者雖非吾祖然爲譜者方將以禮義訓其族人則雖他族之賢猶將取法也況其同出於得姓受氏之祖者乎而使其子孫安於固陋不復知吾族之賢崛興前代以道德文章卓然著見於世者爲何許人似亦非所以爲教然則荆公之爲許氏世譜熙甫之爲夏氏世譜例可法也至欲兼列並時之有德業名望者則黃氏家錄亦有明例今當於圖系之前從龜山楊氏譜例參以黃氏錄之法先將前代有名德位望略述其梗概兼及他望之賢者以爲族人觀法之資

然後遵歐陽氏之訓用海昌陳氏之法自其先世之可見者爲始詳爲之圖以盡子姓之繁而其得姓受氏之原與其轉徙遷流之故及自別子而下近代之居鄉有行實可紀者詳爲之狀以求當世有道德而能文章者作爲世譜一篇以冠其首則譜所宜有者庶乎其備矣

答金震方先生問律例書　　袁枚

公以先君子擅刑名之學故將卿爵麗事探訪殷殷枚遨庭時年幼無所存錄但略記先君子之言曰舊律不可改新例不必增舊律之已改者宜存新例之未協者宜去先君之意以爲律書最久古人揆之已精我　朝所定大清律聖君賢臣尤加詳審今之條奏者或見律文未備妄思以義補之不知古人用心較今人尤精其不可及者正在疏節闊

自使人比引之餘時時得其意於言外盡人之情僞萬殊而
國家之科條有限先王知其然也爲張設大法使後世賢人
君子悉其聰明引之而議以爲如是斷獄固已足矣若必預
設萬條成例待數萬人行事而印合之是以死法待生人而
天下事付倪儡胥吏而有餘子産鑄刑書叔向非之曰先王
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武帝增三章之法爲萬三千盜賊滋起
大抵昇平時綱漏而網疏及其久也文俗之吏爭能競才毛
舉紛如反乖攻體蓋律者萬世之法也例者一時之事也萬
世之法有倫有要無所喜怒於其間一時之事則人君有寬
嚴之不同卿相有仁刻之互異而且狃於愛憎發於倉卒難
據爲準譬之律者衡也度也其取而擬之則物至而權之度
之也部居別白若網在綱若大例者引彼物以肖此物援甲

事以配乙事也其能撫案合影射之處乎律雖繁一章子可誦而習至於例則朝例未刊暮例復下千條萬端藏諸故府聽強之官不能省記一旦援引惟吏是循或同一事也而輕重殊或均一罪也而先後異或轉語以抑揚之或深文以周內之往往引律者多公引例者多私引律者直舉其詞引例者曲爲之證公卿大夫張口拱手受其指揮豈不可嘆且夫律之設豈徒爲臣民觀戒哉先王恐後世之人君任喜怒而予奪違故立一定之法以昭示子孫誠能恪遵勿失則雖不能刑期無刑而科比得當要無出入之愆若周穆王所謂刑罰世輕世重杜周所謂前王所定爲律後王所定爲令均非盛世之言不可爲典要謹以先君子所私核者數條列狀於左伏候採擇

一調姦不成本婦自盡者擬絞此舊例所無而新例未協
也再關風教無可寬弛然和與調無異調者和之未成者
也其調者和在意中其自盡者變生意外其意內之候尚
在雖加而意外之絞忽然已至誠可哀憐夫調之說亦至
不一矣或微詞或目挑或謔語或勝穢褻之口或加牽曳
之狀其至自盡者亦至不一矣或怒或慚或迷邪或本不
欲生而借此鳴貞或別有他故而飾詞誣陷是數者全在
臨時詳審分別辦治若概定擬絞則調之罪反重於強也
強不成止於杖流調不成至於抵死彼毒淫者又何所擇
輕重而不強乎彼毆詈人人自盡者罪不至絞則調人人
自盡者亦罪不至絞何也毆詈與調均有本罪而其人之
自盡皆出於意外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女不

受調本無死法律旌節婦不旌烈婦所以重民命也謂姦自盡被徇夫之烈婦猶有遜焉而旣予之旌又抵其死不敎天下女子以輕生乎俗傳有牟少泉悅鄰女挑而自媒女拒之再挑而謝女歸縊死某竟擬絞合鄰之人以爲三挑三讓而死莫不掩涕愚以爲羞忿自盡者照罵詈人而人自盡之條例有司臨時按擬作何講法以爲比擬其情重者另請

聖裁

一律註內始强終和者仍以和論此本律所無而增例未協也按註曰裂衣損膚及有人聞知爲始强之據又何所見衣破復完膚創仍復爲終和之據耶夫相愛爲和女旣愛之又何恨之而誣以爲强耶在被姦者必曰以强終在

强者必曰以和終信彼乎信此乎事屬黯昧訊者茫然勢必以自盡者爲强而不盡者爲和是率衆强而爲和也夫死生亦大矣自非孔子之所謂剛者誰能輕死女衆潔貞偶爲强暴所污如浮雲翳白日無所爲非或上有舅姑下有孩稚此身甚重先王原未嘗以必死責之而强者之罪則不可不誅也今之有司大抵覺有罪誣名節以爲陰德然則不肖之人逆知女未必能死將惟强之是爲而到官後誣以終和則其計固已得矣或曰終和之據以叫呼漸輕四鄰無聞者爲和不知啼呼之聲果聞四鄰則姦且不成而强於何有强者大率蓽門蓬戶四鄰無聞而後敢肆行者也四鄰之人即或聞之又誰辨其聲之始終乎又誰質證之以陷人於死地乎然則始强終和亦終於無據而

已姦律曰强者斬未成者流請無支節何等正大註中增以終和二字而行驗徵倖者多按律文强者誅和者並杖凌暴之徒既已辱人而又引與同杖以眾辱之懲莫甚焉就使婦志不堅自念業已被污而稍爲隱忍以免傳播其心亦大可哀姦較夫目挑心與互相鑽踰者罪當末減是始强終和就使確鑿有據而男子擬杖猶輕女子擬杖已重愚以爲律重誅心强者女當死調者女不當死然而或死或不死則其所遭者異也在强者之心業已廹人於死雖女子不自盡其罪重調者之心本不廹人於死雖女子自盡其罪輕今例註重其所輕輕其所重似有可疑

一犯罪存留養親載在名律始於北魏太和五年僉世宗引醜夷不爭之禮以除之極爲允當然律稱奏請

上裁是猶未定其必赦也今刑部或不上請但依例允行恐
以爲殺人者死雖堯舜復生不能通融孔子曰一朝之忿
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可見三代無留養之文若此者
非聖人所矜也夫殺人者之父母何與于彼殺者之寃魂
忘其親殺人其不孝宜誅恃其親殺人其心術宜誅按律
內知有恩赦而故犯者加本罪三等惡其有所恃也彼恃
有留養之例而故犯者何以反得寬其本罪乎父母不能
教子致陷于惡雖老而凍餒亦所自取或聖王仁政務出
萬全則按其情罪臨期請 旨亦可
一尊長殺卑幼律無明文尊名分故也考史冊亦頗不然
漢賈彪不按盜賊而先按母殺子者曰盜賊殺人事之常
有母子相殘違天悖理竟按致其罪是母不得殺子也趙

廣漢以丞相夫人殺婢使夫人跪庭下受訊是夫人不得殺婢也唐敬宗時姑鞭婦至死有司請償是姑不得殺媳也馬端臨曰子有罪父不得而生則子無罪父不得而殺

世宗憲皇帝特斷胡璁洿姦子婦者

皇上特赦徐某蒙家奴者此皆聖明獨斷非凡所及愚竊以為父母之于子女家長之于奴婢俱不應非理而殺其尤甚者姑殺婦妻殺妾也姑與婦本非天屬或待年之女幼在夫家受姑陵逼力難抵擱或悍戾嚴妒動用非刑地方官拘于名分擬以杖贖費金錢許人命較之雞狗所值尤微不知服制婦死姑報以期是殺婦者即殺期服親也士妾有子而為之緦是殺妾者即殺夫緦麻親也在民家爲婦為妾和

國家皆爲百姓在天地皆爲蒼生
皇上不忍殺一無辜之百姓而惡姑悍妻乃能殺無罪之蒼生其得罪于卑幼者小其得罪于天地
皇上者大請嗣後將尊長非理殺卑幼者別將殘酷情形分別治罪所保全實多

湖海文傳卷四十三